

白话
聊斋

妖怪故事

原著(清)
蒲松龄



民族出版社

(清) 蒲松龄《聊斋志异》

——韦明编译

白话聊斋

妖怪故事

(京)新登字 154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白话聊斋/(清)蒲松龄著;韦明等译. —北京:民族出版社,1994.11

ISBN 7—105—02372—4

I. 白… II. ①蒲…②韦… III. 短篇小说—白话文—中国—古代 IV. I242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4)第 16199 号

白话聊斋

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5 号 邮编 100013)

通县鑫欣印刷厂印刷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787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28 字数 680 千字

1994 年 10 月第 1 版

1995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0000 册 定价:22.40 元

目 录

花姑子	(1)
向 杲	(9)
阿 宝	(12)
西湖主	(19)
云萝公主	(27)
黄 英	(38)
申 氏	(46)
促 织	(50)
侠 女	(56)
石清虚	(62)
驱 怪	(67)
白秋练	(70)
瞳人语	(79)
僧 孽	(81)
妖 术	(82)
牛 痘	(84)
长清僧	(86)
阿 英	(88)
孙 生	(95)

八大王	(98)
梦 狼	(103)
蛇 人	(107)
竹 青	(111)
夜叉国	(116)
素 秋	(125)
画 壁	(136)
香 玉	(139)
莽中怪	(149)
龙戏蛛	(151)
巨 人	(152)
海公子	(155)
霍 女	(157)
泥书生	(165)
采薇翁	(166)
赵城虎	(168)
邢子仪	(170)
陆押官	(173)
莲花公主	(176)
绿衣女	(181)
黎 氏	(183)

侯静山	(185)
阿 纤	(187)
五 通(一)	(192)
五 通(二)	(197)
三 仙	(201)
毛大福	(203)
房文淑	(205)
查牙山洞	(209)
桓 候	(212)
郭秀才	(215)
豢 蛇	(217)

花姑子

安幼舆是陕西的一贡生。性情慷慨，轻财好义，尤喜爱放生。每次遇打猎的人打到禽畜，总是不惜高价买来放掉它。

有一次他舅父家有丧事，他去帮助送葬。送完殡回家，天已黑了。他走到华山。迷了路走到乱山谷里去。心里惊惶，正不知如何是好，忽然发现对面有灯火闪亮，便朝着那里走去。刚走了几步，突然看到一个驼背老头儿，拄着一支手杖，在旁边一条小路上快步走着。安幼舆走过去说自己迷了路，看见对面有灯光，想必是村庄，正要到那里去借宿。

老头儿回答说：“那里可不是安全的地方，幸好遇到我老夫。随我来好了，请到我家茅草房去住一夜。”

安幼舆喜出望外，就跟了老头儿去。走了约有一里多路，进了一个小村子，老头儿在一座茅草房子前站住，扣打着那扇柴门。里面一个老太婆出来开门问道：“先生来了吗？”

老头儿答道：“来了！”安幼舆随他走进屋，里面昏昏暗暗，是一间很简陋的房子。老头儿剔亮了灯，请安幼舆坐下，即催准备饭食，又对老太婆说：“这位先生不是外人，他是我的大恩主。你若走来走去感到吃力，可唤花姑子来烫酒。”

一会儿，一位女郎端着食盘进来，放在桌上，站在老头儿身边，瞪着一双水汪汪的眼睛，偷看安幼舆。安幼舆抬起眼来，见她

生得俊美，恰似天仙一般的美丽。老头儿转头叫她烫酒来。女郎听了，就走进西边的那间小屋，拨火烫酒。安幼舆问道：“这位少女是老先生的什么人？”

老头儿答道：“我姓章，七十岁的人了，仅有这一个女儿。家里没有仆人，因为先生不是外人，所以叫妻子女儿出来招待。请你不要见笑！”

安幼舆接着问：“你的女婿是哪里的人啊？”

“还没有出嫁呢。”老头儿答道。

安幼舆连声不停地称赞她聪慧、美丽，老头儿正在谦虚着，忽然听到女郎大声惊叫，忙跑过去一看，原来是酒沸了引起火。老头把酒端下来，呵斥她道：“这样大的女孩子了，还什么事都不懂……”再偶一回头，看到煤炉旁边有一个葵花心作的紫姑神，编了一半，尚未完工呢，又说她道：“成年的大姑娘了，还是小孩子吗？”

老头儿拿了那紫姑神，回来对安幼舆说：“她贪着作这个玩儿，将酒烧沸了不知道，你还夸奖她，岂不羞煞人。”安幼舆细看那紫姑神，眉目和袍子的做工，都很精巧，又赞道：“虽然是小玩意，倒可见到她的心灵手巧呢！”

他们喝酒时，女郎不时地过来给他们斟杯，嫣然地微笑着，没有一点害羞的样子，安幼舆注视着她，心里的一缕情丝油然飘起。这时忽听见老太婆在呼唤，老头儿应声去了。

安幼舆见没有人，便朝坐在煤炉旁的女郎道：“看到你这天仙似的容貌，我的灵魂都失掉了，想请媒人来说亲吧，又怕被你爹拒绝，怎么好呢？”女郎握着酒壶两眼望着炉火，默默地装着没

有听见。安幼舆一再追问，见她不理睬，便走进那间小屋。女郎站起身，厉声地对他说：“你这般轻狂，闯进来打算怎样？”

安幼舆跪在地上，苦苦地求她，不肯起来。女郎想夺门出去，安幼舆忽然跳起身来一把搂紧她。女郎吓得大叫，老头儿听到，匆忙赶来，安幼舆只好放手走出去，心里又惭愧又惊怕。女郎却从从容容地向她父亲说：“刚才酒又烧沸了，若不是先生进来扑灭，酒壶都要烧化了。”

安幼舆听了，才安定下来，心里很是感激她。于是假装喝醉了酒，离开桌子，女郎看他不再吃，也就走了。老头儿为他铺好了床褥，关好门才走。安幼舆翻来覆去睡不着。天还没有亮，就告别主人走了。

安幼舆回到家里，立刻托要好的朋友替他前往那座茅屋求亲。朋友去了一天，回来说找不到老头儿的家。安幼舆叫仆人备好马，按着旧路自己去寻觅。到了华山，只见一片绝壁悬崖，哪里有什么村子！访问附近的村庄，都说没有姓章的人家。他失望极了。

回家后，他不吃不喝，也不睡觉，从此得了昏迷症。若是家里人强逼他吃喝汤粥，他就要吐。昏迷中总是唤着：“花姑子，花姑子！”家里人不了解真情，只有日夜地看守着他，眼看就要断气了。一天夜里，守候的人困倦睡着了。安幼舆朦胧地觉得有人推他，他略微张开眼，竟见花姑子站在床边，他的神志立刻清爽了。他凝望着花姑子，眼泪不觉潸潸然地流下来。花姑子俯下头笑道：“痴子，为何弄到这个样子呢？”说完就上床，坐在安幼舆的腿上，两手为他按摩太阳穴。安幼舆觉得一股子奇异的麝香气，扑

进鼻子，穿入脑海，一直沁透骨里，按摩了好长时间，安幼舆就满头出汗，随着周身也有汗流了出来。花姑子小声地对他说：“房里人太多，我不便住下。三天后，我会再来看你。”她说着，又从袖口里摸出几个蒸饼，放在床间，转身悄悄地走了。

到了半夜，安幼舆汗干了，觉得肚饿。在床头摸到饼，送到口里尝尝，不知里面有些什么馅儿，非常香甜可口，一口气吃了三个，剩下的几个饼，用衣服盖好就酣沉沉地睡着了。第二天，太阳出来好高才醒。他的身体好像解脱了重担子，非常轻松。

三天后，他吃完了饼，精神更加爽快。这天夜里，他叫家里人都去睡觉，又耽心花姑子来时不能进门，便偷偷走出书斋，到院里去，把里外的门闩都打开了。果然一会儿，花姑子来了，她笑着说：“痴子，你不谢谢我这个医生吗？”

安幼舆欢喜得拥抱她在怀里，热烈地吻着她。花姑子说：“我不顾羞耻地冒险来，是为着报答你的大恩，实在不能永远和你在一起，你还是另外找一个女孩子吧。”

安幼舆沉默了好久，才问她道：“我们平生素不相识，何处与你家有老交情，我可记不起了！”

花姑子不告诉他，但说：“你自己想想吧！”

安幼舆苦求和她永结为好，花姑子说：“我常常夜里偷着来，是不能这样长此下去的，结婚也办不到。”安幼舆听了这话，悲伤的了不得。花姑子看到他那可怜相，才说道：“一定和我相好，明天夜里请到我家里去一趟。”安幼舆这才转悲为喜，问道：“道路这样远，你这纤小的腿脚，怎么随时就能到来呢？”

花姑子回答说：“我并没回家。村里东头那个聋老太婆，是我

的姨妈，就为着你，我一直住到今天。家里不知道我是怎样了，一定要怪罪我的。”

安幼舆同她睡在一起，只觉到她的呼吸和肌肤，无处不香。禁不住问她：“你用的是什么香料，怎么会浸透肌肤啊？”花姑子答说：“我这是生来的，并不是用什么熏的。”安幼舆更加感到她的神奇。

第二天早晨，花姑子起身告别，安幼舆担心迷路，花姑子和他约好在路上等候。到了黄昏，安幼舆急忙前去那条路上，花姑子已在等他了。两人一起到以前的那个小村子，老头儿、老太婆欢喜地欢迎他们，即准备酒菜款待，虽然是一些菜蔬，主客之间却充满一片热诚。

饭后，老头请安幼舆休息，花姑子总也不过来看望，安幼舆一心痴念着她。到了半夜，她才迟迟地到来说：“父亲和母亲总唠叨不停的讲话，他们不睡，我不敢为，要你等久了。”

这一夜，二人终夜温存。忽然花姑子说道：“今夜的聚会，是我俩永久离别的纪念啊！”安幼舆吃惊地问她是怎么回事，花姑子答道：“父亲因为这个村子太小，过于孤寂了，想搬到远处去。我和你只有今夜的聚会了。”安幼舆不忍放她走，心里说不尽的悲怆。

天渐渐亮了。突然间，老头儿闯了进来，口里骂道：“你这丫头，玷辱了我家的清白真是羞愧死人了！”花姑子大惊失色，慌忙跑出去，老头儿跟在后面，一边走一边骂着。

安幼舆惊惧，羞愧得无地容身，慌慌张张逃回了家，好几日整天徘徊着，心里总遏止不住地思念花姑子。又暗自想着，为什

么不趁夜里爬过她家的墙头去相会，纵然被老头儿看见，他说过我对他有恩，也不会对自己怎样吧”

于是他瞒着家里人独自跑了去。但却迷了路，尽在山中来来往往地打转，心里吓坏了。他正要想找路回家时，忽然看到山谷中隐隐有房屋，他喜欢得不得了。忙走去一看，只见院墙门楼高大雄伟，门儿开着未关，气派得像一个世代为官的人家。

安幼舆走过去，向那个看门人打听章家的住处。适巧一个丫鬟走出来，问道：“什么人夜晚打听章家？”安幼舆回答道：“章家是我的亲戚，偶然迷了路找不到。”丫鬟说：“先生不用问章家了，这里是她舅母家，花姑子正在这儿，让我去给你传一声”。

丫鬟进去了一会儿，就来邀请安幼舆，才到了走廊，花姑子已迎出来，她告诉丫鬟说：“安郎奔波了半夜，想必很劳累了，赶快将床铺理好，伺候睡觉。”过了一会儿，两人携手睡一床上，安幼舆问花姑子，为什么不见她家里的人。花姑子说：“舅母到别的地方去了，留我看家，幸喜你会来到这里，这也是夙缘啊！”

两人相偎相依着，安幼舆只觉得有一股子腥膻气味冲进他的鼻子，心里好生怀疑。花姑子搂着他的头颈，骤然用舌头去舐他的鼻孔，安幼舆的头突然像被针刺般的痛彻脑髓。他惊骇起来，要想挣脱开身逃出去，可是哪儿动得，恰像一根粗绳子捆缚住他，渐渐地就失去了知觉。

家里不见了安幼舆，便四出寻觅。有的人说黄昏时候曾在山路上遇着他，于是循着人迹跟踪寻找，到了一座悬崖，才发现他赤裸的尸体。他究竟怎么会死在那里，令人惊奇莫解，却又想不出是何道理。只好将他弄回家，一家人正围着安的尸首哭泣，忽

见一个不相识的女郎，嚎啕大哭地从大门外进来。

她抚着安幼舆的尸体，痛哭呼叫：“天啊，天啊，你怎么愚昧到这地步！”直到声音都嘶哑了才停止了哭，她告诉安幼舆的家人说：“请停留七天，不要收殓他！”家人正要问她是谁，她傲慢不理，含泪径自走了。因留她不住，便尾随在她身后，到了外边，一霎眼便不见她的去向。家人怀疑她是神仙降临，所以恭谨遵守着她的话。

晚上她又来到，同样痛哭，在第七夜，安幼舆忽然苏醒，翻转身子呻吟作声，家人吓得惊跳起来，恰巧女郎来了，安幼舆一见是花姑子，两个人就对哭不已。安幼舆挥手叫家人都离去，花姑子取出一束青草，一杯热水，端到床头喂给安幼舆吃。

吃了不久，安幼舆即能讲话了。他慨叹地说：“害我死的是你，救我活的也是你啊！”

接着他将那晚遇到的情形说给花姑子听，花姑子说：“那是蛇精假装成我来骗你，前次你迷路时所看到的灯火，就是它啊！”

安幼舆说：“你怎么能够叫死人复活，白骨长肉呢，你是不是神仙？”

花姑子说：“很久想告诉你，但怕你惊奇，你还记得吗，五年前你在华山遇着一个人，他猎了一只獐儿，你见了就买来放了它。”安幼舆想想确曾有这事，花姑子接着说：“你放了那只獐儿就是我的父亲啊。以前说你对我们有恩，就是这件事。前天你已托生在西村王主政家了，我和父亲到阎罗王那里为你打官司，他不爱理。父亲又向他说，愿意毁掉自己的道行代你死，哀求了七天，总算成功了。今天我们能够再会面，真是万幸呢。现在你虽

然复生，一定还要瘫痪，需要用蛇血和着酒一起喝，才会好的。”

安幼與恨蛇入骨髓，恨不得就去擒来，却又担心捉不到它。花姑子说道：“那不难，但是多杀生命，将累我百年不能成仙。那蛇穴就在老山崖里，可在午后用茅草在穴外燃烧，外面再备弓箭防御，就能擒着那个妖怪。”

她说完了这话，即向安幼與告别道：“我不能长久陪伴着你，实在叫人哀痛伤感；然而我为了你，道行已损失了七成，尚望你怜念和宽恕我！近一个月我时常觉得腹中微动，想来必已有了孽根，不论是男孩或是女孩，明年我当送给你。”说完转身流着眼泪走了。

安幼與睡过了一夜，觉得腰身下的半截身体已完全死去，摸它，抓它都不感痛痒。遂将花姑子的话转告给家人，家人就寻到老山崖，举火焚烧洞穴，倏见一条大白蛇冲着火焰窜出洞来，家人早已预备好了，连忙一齐发箭，不一刻，蛇就中箭死了。

等到火熄灭后，家人进洞搜蛇，腥臭味迎面扑来，只见遍地是焦烂的蛇尸，数起来有几百条。家人取了蛇血，带回家给安幼與服饮，连服了三天，他的两腿渐渐可以翻转，半年后才能够下床行走。

安幼與一待行动如常了，忍不住思念花姑子的心情，又独自去到华山。他在山谷中徘徊嗟叹，倏忽见到老太婆抱着一个襁褓婴儿，送给安幼與，说道：“我的女儿要我致意郎君！”

安幼與方欲向她询问花姑子的讯息，一瞥便不见她的影子了。他打开襁褓来看，竟是个男孩子。安幼與抱着孩子回家，他怎么能忘情花姑子呢！所以他一生没有再娶亲。

向 杲

向杲，号初旦，太原人。他有一异母哥哥，名叫向晟，两人很友爱。

向晟爱着一个名叫波斯的妓女，约定要把他娶回来。但是因为波斯的母亲要的身价太高，目的没有达到。

有一位庄公子，本来喜欢波斯，预备把她赎出去做姨太太。

波斯对她母亲说道：“既然我们都要嫁人，这正像是从地狱里走向天堂。如果离开火坑还是去做人家的小老婆，这和做妓女也差不了多少。您要是允许我自己选择，我是愿意嫁向先生的。”

她母亲答应了，便把这个意思通知向晟。

这时向晟刚好死了妻子，还没有再娶，一听这消息，十分高兴，竭力筹了一笔款子，把波斯娶了回来。

这事被庄公子知道了，恨向晟夺他的爱人，一次偶然在路上碰到，对他百般辱骂。向晟不服气，庄公子便叫跟随的仆人拿马鞭子打他，直到向晟快死了，他们才扬长而去。

向杲听到消息，赶快跑去一看，他哥哥已经死了。心里又是悲恸，又是气愤，便到衙门里去告状，姓庄的向各方面行贿，使得向杲没法伸冤。

向杲心里懊丧极了，无处控诉，便想在路上刺杀姓庄的，成

天带着一把锋利的刀子，伏在山路旁边的草丛里。日子一久，这计划泄漏出去，被姓庄的知道了。他出门时戒备森严。听说汾州有一个名叫焦桐的，很勇敢，善于射箭，便出了很高的代价，请他来做保镖。

向杲的计划虽然难以实现，但是他依然天天等候机会，并不灰心。

有一天，他正在草中潜伏，忽然下大雨，把他淋个精湿，冻得浑身发抖。过了一会儿，寒风四起，又下了一阵冰雹。向杲忽然像是失掉了知觉。岭上原有一座山神庙，他勉强向那里奔去。一进庙门，见他所认识的一个道士正在里面。

这道士从前曾经到过村中乞食，向杲总是给他饭吃。因此道士认得向杲。

道士见向杲衣服湿透了，便取出一件布袍子给他穿，说道：“你暂时把他换上。”向杲穿上袍子，忍着冻，像狗一般蹲在地上。自己低头一瞧，满身是毛，已经变成一只老虎。道士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。

向杲又惊又恨。但转念一想，如果能够把仇人捉住，吃他的肉，这办法倒也很好。下山跑到先前潜伏的所在，看到自己的尸体躺在草丛里，这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。他惟恐尸体被乌鸦老鹰啄食，便时时防守着。

过了一天，姓庄的恰好从山下经过，老虎突然跑出来，把他从马上扑下，咬断了他的头，嚼着吃，焦桐转身放箭，射中老虎的肚子，立即倒地死了。

向杲迷迷糊糊地醒过来，像是做了一场梦。又过了一夜，才

能勉强走路，有气无力地回到家里。家中人因为他几夜没有回来，正在惊骇怀疑，一见他，都很高兴，前来向他慰问。向杲只是睡在床上，舌头僵涩得说不上话来。过了不久，得到消息，姓庄的被老虎咬死了。大家争先跑到床前告诉他，向他贺喜。向杲才说道：“那老虎就是我呀！”于是他把经过讲了一遍，这事便传开了。

姓庄的儿子因为父亲死得很惨，听到这项传闻，很不痛快，便去控告向杲。县官觉得事情太离奇，又没有真凭实据，没有受理。